

吉藏的淨土思想

廖 明 活*

關鍵詞：佛土 阿彌陀佛 極樂世界 法身土 報身土
化身土 念佛 往生淨土

一、引 言

提到「淨土思想」，一般人便會聯想起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世界以及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為教學旨趣的淨土宗。其實佛經提及的淨土，非限於西方極樂世界一種；而重視淨土課題者，亦非限於淨土一宗。根據現代學者研究所得，漢譯佛典作「淨土」的地方，梵文原本每作**buddhaksetra**，直譯為「佛土」、「佛國」、「佛界」^①；如是諸佛經所提到的各佛土、佛國、佛界，諸如《維摩經》所述香積佛的衆香佛國，《華嚴經》所述盧舍那佛的蓮華藏世界，全部都可稱為「淨土」。又從現存資料所見，在唐、宋時代淨土宗統形成以前，中

* 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

① 有關「淨土」一辭的本源和意義的分析，參閱平川彰：〈淨土思想の成立〉，收入氏著：《平川彰著作集（第7卷）：淨土思想と大乘戒》（東京：春秋社，1990年），頁13-18；田村芳朗：〈三種の淨土觀〉，收入日本佛教學會編：《佛教における淨土思想》（京都：平樂寺書店，1977年），頁17-22；藤田宏達：《原始淨土思想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頁507-511。

國已有不少論者，對淨土課題表示關注；對佛是否有淨土、淨穢兩種佛土之間的關係，以至對西方極樂世界屬於哪一類淨土等問題，各持不同看法^②。在這些論者中，現今有大量著作存留，可作探究其淨土思想的根據者，以隋朝的淨影慧遠（523–592）、智顛（538–597）和吉藏（549–623）最值得留意。他們三人分屬地論、天臺、三論三個不同學統，但都同樣重視淨土課題，並都同樣對以西方極樂淨土為主題的佛典表現出興趣；其所提出相關的見解，對日後中國淨土教學的發展，有重要影響。關於淨影慧遠的淨土思想，筆者撰有專文討論^③；本文試析述吉藏的淨土思想。

吉藏為中國三論學門的宗匠，學養淵博，聲名顯赫，史家每把他跟其同時的淨影慧遠和智顛並舉，推尊之為隋代三大法師之一^④。吉藏著作現存二十餘種^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乘玄論》，內設「淨土門」一項，全面申析淨土觀念。又吉藏疏釋《維摩》、《法華》、《華嚴》等主要大乘佛經時，每相應這些經典狀述佛土的章節，鋪陳他對淨土問題一些相關意見；當中以《淨名玄論》、《維摩經義疏》、《法華玄論》、《法華經統略》、《華嚴遊意》所言，最具參考價值。還有吉藏對以阿彌陀佛極樂淨土為主題的《無量壽經》和《觀無量壽經》，有濃厚興趣；其所造這兩種經的註解，清楚顯示他對這種最廣受重視的淨土的看法。以上所提及的各種吉藏作品，乃是本文撰作的主要參考文獻。

本文討論做照《大乘玄論》〈淨土〉一門的結構，分「通」和「別」兩部

② 有關這些不同看法，下文闡述吉藏在這些問題所持觀點時，將有述及。

③ 參閱廖明活：〈淨影寺慧遠的淨土思想〉，《中華佛學學報》第8期（1995年7月），頁345–371。

④ 吉藏本傳參見《續高僧傳》卷50，《大正藏》（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5年），卷11，頁513下–515上。

⑤ 關於吉藏的著作，參閱楊惠南：《吉藏》（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年），頁50–53；廖明活：《嘉祥吉藏學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頁8–13。

分^⑥；第一「通」的部分通論吉藏佛土理論的大要，第二「別」的部分別論吉藏對阿彌陀佛的極樂淨土及其相關問題所持的意見。

二、吉藏的佛土理論

吉藏的淨土理論，是以各種佛土分類為骨幹。上文曾指出漢譯佛典作「淨土」的地方，梵文原本每作「佛土」；而「佛土」顧名思義，是指佛的處所。佛教經典時常記載佛陀大慈大悲，爲了開悟衆生，或示現於各生死界處所，向衆生施化；或興作各勝妙處所，爲衆生提供理想修行地方。吉藏大別這些佛的處所爲五門，提出五種佛土的說法。《大乘玄論》說：

總談佛土，凡有五種：一淨、二不淨、三不淨淨、四淨不淨、五者雜土。所言「淨」者，菩薩以善法化衆生，衆生具受善法，同構善緣，得純淨土。言「不淨」者，若衆生造惡緣，感穢土也。「淨不淨」者，初是淨土，此衆生緣盡，後惡衆生來，則土變成不淨也。「不淨淨」者，不淨緣盡，後淨衆生來，則土變成淨。〔……〕言「雜土」者，衆生具起善惡二業，故感淨穢雜土。

此五皆是衆生自業所起，應名「衆生土」；但佛有王化之功，故名「佛土」。然報土既五，應土亦然。「報」據衆生業感，「應」就如來所現，故合有十土。^⑦

引文提到的五種佛土要爲：

- (1)淨土：爲衆生蒙受菩薩善法教化，修習善業，從而感得之完全清淨的土。
- (2)不淨土：爲衆生造作惡業，從而感得之完全污穢的土。
- (3)淨不淨土：爲原初清淨的土，當感得此土的衆生之清淨緣盡，後時復有惡衆生來生，從而變成不淨。

^⑥ 《大乘玄論》之〈淨土門〉見卷5，《大正藏》卷45，頁67上—68上。

^⑦ 同前註，頁67上。同文亦見《維摩經義疏》卷2，《大正藏》卷38，頁927中。

(4)不淨淨土：爲原初不清淨的土；當感得此土的衆生之不清淨緣盡，後時復有善衆生來生，從而變成清淨。

(5)雜土：爲兼造善、惡二業的衆生所感得的淨、穢相雜的土。

又引文指出這五種土就其爲衆生造業所感得的果報，應名爲「衆生土」，亦可名爲「報土」。然而它們又是佛陀教化之處所，遂名之爲「佛土」；又就它們爲佛陀應物示現的地方，亦可名爲「應土」。又吉藏《華嚴遊意》在列舉這五種佛土後，說「此之五土，是僧叡法師所辨」^⑧，可見這分類源出僧叡（352-436）。僧叡爲早期中國三論學的大家^⑨，如是五土分類可能是中國三論學統通用的說法。

以上吉藏所出的五種佛土，大部分具有不清淨成分，唯有第一種是始終完全清淨。吉藏把這種佛土按其內住衆生品類的不同，自劣至勝，劃分爲四個層面，稱之爲「四位」^⑩。它們分別是：

(1)凡聖同居土：這種淨土居住著凡夫和聖人。例如彌勒成佛時所在的世

⑧ 《大正藏》卷35，頁4下。

⑨ 中國的三論學統，是鳩摩羅什（344-413）於五世紀初葉譯出龍樹中觀學系的《中論》、《十二門論》和《百論》，從而形成；而僧叡是羅什的高弟，曾爲羅什所譯的《中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這些重要中觀論典造序。

⑩ 《大乘玄論》在分析五種佛土後，繼而說：

就淨土中，更開四位：

(1)凡聖同居土：如彌勒出時，凡聖共在淨土內住；亦如西方九品往生爲凡，復有三乘賢聖也。

(2)大小同住土：謂羅漢、辟支及大力菩薩，捨三界分段身，生界外淨土中也。

(3)獨菩薩所住土：謂菩薩道過二乘，居土亦異，如香積世界無二乘名，亦如七寶世界純諸菩薩也。

(4)諸佛獨居土：如《仁王》云：「三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淨土。」

諸淨土位，不出此四，即從劣至勝爲次第。

見《大正藏》卷45，頁67上；同文亦見《維摩經義疏》卷2，《大正藏》卷38，頁927中一下。

界、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世界，便是這種淨土^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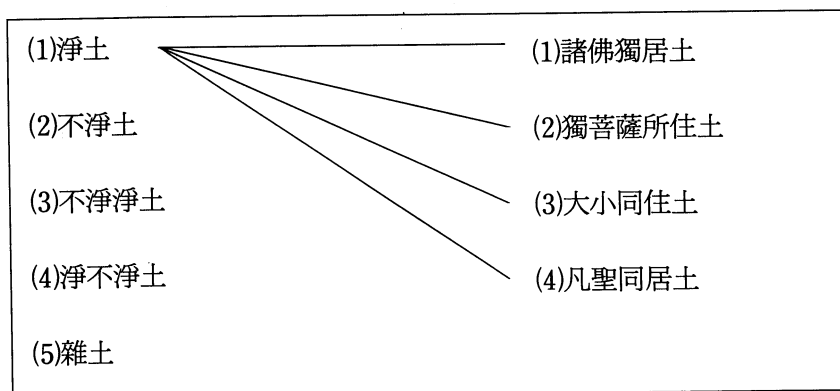
(2)大小同住土：這種淨土沒有凡夫，居住在那裏的都是沒有分段身的小、大二乘賢聖^⑫。

(3)獨菩薩所住土：這種淨土不但沒有凡夫，亦沒有小乘賢聖，居住在那裏的都是菩薩。《維摩經》所提及的香積世界，便是這種淨土^⑬。

(4)諸佛獨居土：這是唯獨佛居住的淨土。

又以上這四類淨土，跟智顛所述的四種佛國（染淨國、有餘國、果報國、常寂光國），無論在稱謂上和特性上，頗有相似地方，由是一些近代學者認為吉藏提出這四種淨土分類，是受到智顛的四種佛國分類所啓發^⑭。

上述的五種佛土和四位淨土分類，都是配合所開悟的衆生而提出，其所出類別之間的對應，當如以下圖表所示：



圖表1：五種佛土和四位淨土對應表

⑪ 彌勒是佛教所說的未來佛，現在居於兜率天界，在久遠將來，繼釋迦佛，下降娑婆世界成佛。那時五穀平賤，人民豐樂。關於阿彌陀佛和其極樂淨土，詳見本文第二節。

⑫ 「分段身」是指有分段生死的存在。關於「分段生死」，詳見下註^⑮。

⑬ 香積世界為香積佛的淨土。《維摩詰所說經》卷下有〈香積佛品〉，談到香積佛國，說：「彼土無有聲聞、辟支佛名，唯有清淨大菩薩衆。」《大正藏》卷14，頁552上。

⑭ 參閱野上觀一：〈嘉祥の淨土教思想〉，《宗學研究》第17號（1939年），頁104-106；望月信亨：《中國淨土教理史》（京都：法藏館，1942年），頁119-120。

吉藏又還配合能開悟的佛陀，提出其他佛土分類；當中最重要，要為配合《法華論》的三種佛身說法而設立的三種佛土分類。《法華義疏》說：

《法華論》釋此〈(如來壽量)品〉，明有三身；今對三身，亦有三土。^⑮《法華論》申釋《法華經·如來壽量品》之文意，提到佛有法、報、應三種身^⑯。吉藏以為這三種佛身當各有其相應的處所，那樣便有三種佛土。吉藏在其著作中，一再述及這三種佛身和其相應的佛土。根據其所述，法身乃是佛的真實本性^⑰，為恆常存在^⑱，不生不滅，無始無終^⑲，無在無不在，是中道實相的體現^⑳。由是相應法身的土，也是恆常的^㉑，是以中道為本質^㉒。《普賢觀經》所提到名為「常寂光」的佛的住處、《仁王經》所提到唯獨佛一人所居的淨土，便都是這一種佛土^㉓。至於報身，乃是佛的真實本性顯現所形成^㉔，又名為應身。應身又有內、外兩種。內應身是於內相應法身，從而生起，猶屬法身的範圍；由是其相應的土也與法身的土相同，是恆常的。《法華經》所提到在劫盡時大眾看見被大火燒盡、而其實沒有毀滅的淨土，便是這種佛土^㉕。外應身

⑮ 《法華義疏》卷10，《大正藏》卷34，頁609下。

⑯ 參見《大正藏》卷26，頁18下—19上。

⑰ 《大乘玄論》卷3說「法身即佛性」，「謂佛性是法身」。《大正藏》卷45，頁45下。

⑱ 《法華義疏》卷10說：「法身但常，非無常。」《大正藏》卷34，頁609下。

⑲ 《法華義疏》卷10說：「法身佛壽，本自在之，不生不滅，無始無終。」《大正藏》卷34，頁603上。

⑳ 《大乘玄論》卷5說：「法身無在無所不在，〔……〕故無非是中。」《大正藏》卷45，頁75上—中。

㉑ 《法華義疏》卷10說：「法身之土但常，非無常。」《大正藏》卷34，頁609下。

㉒ 《大乘玄論》卷5說：「若是法身淨土，以中道為體。」《大正藏》卷45，頁67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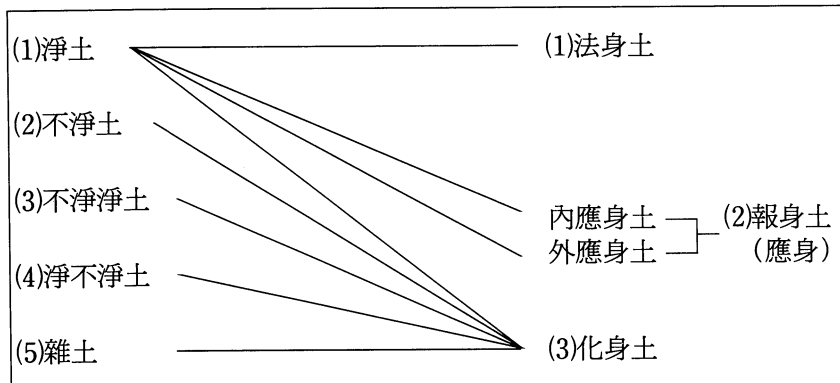
㉓ 參見《佛說觀普賢行法經》，《大正藏》卷9，頁392下。又參閱註⑩。

㉔ 《大乘玄論》卷3說「修行顯佛性為報佛」，又說「報身謂修因滿迹」，又說「佛性顯為報身」《大正藏》卷45，頁45下。

㉕ 《妙法蓮華經》卷5〈如來壽量品〉第16說：「眾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見《大正藏》卷9，頁43下。世親《法華論》申釋其意時，提到報身：「『我淨

則是向外相應大菩薩而現起；其土是由寶玉造成。此土跟內應土一樣，不為劫盡大火所燒，卻是有終盡之時，故是非恆常的^{②⑥}。至於化身，乃是佛教化衆生時所示現的身^{②⑦}。化身因應其教化對象，顯現各種形色；由是相應化身的土，也是如此^{②⑧}。又化身的土是非恆常的；它們有些是清淨，有些是不清淨，跟法、報二身的土全部是清淨不同^{②⑨}。

把法身土、報身土、化身土這三種佛土分類，跟前述的五種佛土分類、四位淨土分類比較，它在遍及清淨和不清淨的土這點，是跟五種佛土分類相同，而跟四位淨土分類專涉清淨的土有別；它在以佛為分類本位這點，則是跟五種佛土分類和四位淨土分類是以衆生為分類基準，都有所不同。關於三種佛土分類跟五種佛土分類所出類別的對應，當如以下圖表所示：



圖表2：五種佛土和三種佛土對應表

土不毀，而衆見燒盡』者，報佛如來真實淨土第一義諦攝故。」《大正藏》卷26，頁19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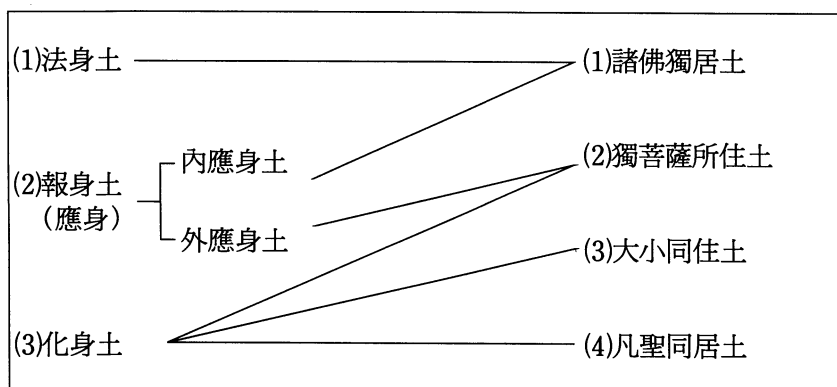
②⑥ 有關內、外兩種應身，參閱《法華義疏》卷10，《大正藏》卷34，頁609下。

②⑦ 《大乘玄論》卷3說：「化衆生義為化身。」《大正藏》卷45，頁45下。

②⑧ 《大乘玄論》卷5說：「亦是化身淨土，以應色為體。」《大正藏》卷45，頁67中。

②⑨ 有關化身的非常和染淨，參閱《法華義疏》卷10，《大正藏》卷34，頁609下—610上。

至於三門分類跟四門分類所出類別的對應，當如以下圖表所示：



圖表3：三種佛土和四位淨土對應表

在吉藏的時代，佛土是廣受關注的佛教理論課題。吉藏的著作述及時人對跟淨土有關之一些問題，持有不同意見，並就此作出評論，申明自身的觀點。當中最值得注意者，要為佛是否有土的爭論。《淨名玄論》記載當時有些人一向主張佛沒有土，以為所有土都是三界內外的生死果報^⑩，而佛已斷除一切惑因，是不會感得惑報；又有些人一向主張佛有土，以為佛所證得的真實法界是絕對圓滿，無所不及，故佛當具足所有存有界的土。吉藏批評持這兩種主張者為各有偏執，不懂會通之道，並表示：

今明有無各有其義。若如四住為緣，有漏業為因，感三界內報淨穢法土；無明為緣，無漏業為因，感三界外；當知佛則斷因已竟，無復此報，故言無土。〔……〕而昔行菩薩道，大悲能行，能為衆生，起三界內外法土以益物。今遂能應物起土，即此身果，酬於昔因，佛則有土。^⑪

吉藏認為說佛有土和說佛無土，都是可以的。可以說佛無土，是因為佛沒有凡

^⑩ 三界內和三界外的生死，分別指六道輪迴之內和六道輪迴以外的生死。前者為凡夫所受的生死，後者為三乘賢聖所受的生死；而佛則沒有任何形式的生死果報。

^⑪ 《淨名玄論》卷8，《大正藏》卷38，頁906中。

夫的四住煩惱，不會造有漏業，亦沒有三乘賢聖的無明煩惱，不會造無漏業；由是佛並沒有三界內和三界外的生死果報^{③②}。可以說佛有土，是因為佛昔日為菩薩時，為了利益衆生，於三界內外出現，教化他們；以此為因，他在成佛後，亦出現於三界內外，繼續教化事業。吉藏這裏所要表達的意思，可借助他講五種佛土時所提出的「報」和「應」的界別，為之說明：要是從「報」的角度看五種佛土，它們乃是衆生造業所感得的果「報」，可說是佛所無；要是從「應」的角度看五種佛土，它們乃是佛「應」物教化的處所，可說是佛所有。又吉藏在一向宣說佛沒有土和一向宣說佛有土兩者之中，對前者尤其反感，在《大乘玄論》斥責其主張沒有經論證明，純屬成實師所虛構^{③③}；並針對其錯誤看法，大力申明佛有淨土：

經論云佛無淨土者，無分段、變易淨土；有淨土者，乃是萬行所得真常淨土。故經言法身淨土，是真成淨土；報佛淨土，經論處處皆明淨土^{③④}。

吉藏承認經論有些地方說佛無淨土，但他認為其意是說佛沒有三界內的分段生死和三界外的變易生死這些報土^{③⑤}。要留意是吉藏這裏宣說為佛所有的土，並非是他在《淨名玄論》說佛有土時所出那些無常的應土，而是「真常」的法身淨土和報身淨土。吉藏指出佛修萬行，證得法身和報身，自然有跟這二身相應的真常淨土；這是經論處處所明，不容否認。

③② 「四住煩惱」者，即見一切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這四層面的煩惱，為三界內的生死的因。在這四住煩惱背後，還有一更根本的無明住地煩惱，作為三界外的生死的因。

③③ 在南北朝時代，盛行研究《成實論》，出現了不少《成實論》專家。吉藏稱他們為成實師，經常批評其主張。

③④ 《大乘玄論》卷5，《大正藏》卷45，頁67中。

③⑤ 三界內的生死為分段生死，是有形色區別和壽數長短；三界外的生死為變易生死，是沒有形色和壽期限。

另一吉藏論及的跟淨土問題有關的爭議，是關乎「一質一處」等四句。《大乘玄論》記及當時論者就佛土問題，對一質一處、二質二處、二質一處、一質二處這四句，各有偏取，產生爭論；而吉藏表示四者其實各有合理地方，論者不當執取一句，以偏蓋全^{③⑥}。吉藏在其他論著中，自不同層面和角度，對這四句作出各種詮釋，當中以《華嚴遊意》的解說，引用經論所出佛土為例，廣作說明，最能顯示會通四句之道^{③⑦}。這解說首先申釋「質」、「處」的涵義。指出「質」是指淨、穢兩種性質，「處」是指方處^{③⑧}。如是，四句便是關乎淨、穢兩種性質的佛土所在方所的問題。這解說繼而分述四句的意思：「一質一處」，是說「一」種淨「質」的佛土，居「一」「處」所；「一」種穢「質」的佛土，居另「一」「處」所。這亦即等於說淨、穢相「異」性「質」的佛土，居於相「異」「處」所；而這便是「異質異處」。吉藏舉出清淨的極樂佛土在西方處所、污穢的娑婆佛土在東方為例，為這兩句的證明^{③⑨}。至於「異質一處」，是說淨、穢相「異」性「質」的佛土，居同「一」「處」所；「一質異處」，是說「一」種淨或穢性「質」的佛土，居於相「異」「處」所。這後兩句所表的情況較難明，吉藏舉出清淨的蓮華藏佛土在污穢的娑婆佛土等事例，為前者的證明^{④①}；舉出清淨的妙喜佛土經過東、西兩處等事例，為

③⑥ 同註③④。吉藏在這裏只提及「二質二處」、「二質一處」、「一質二處」三句，至於「一質一處」一句，見於吉藏其他論著。詳參下文。

③⑦ 《大正藏》卷35，頁5上—6下。另外參閱《法華義疏》卷10，《大正藏》卷34，頁610上—中。

③⑧ 《華嚴遊意》有下一節問答：

且問：何者為「質」？若為稱「處」？

解云：「質」即是淨、穢等，「處」即是方處之處。

見《大正藏》卷35，頁5上。

③⑨ 有關極樂淨土，參閱本文下節。娑婆佛土即我們當今所在這充滿煩惱的世界，為釋迦牟尼佛施行教化之處所。

④① 蓮華藏佛土為盧舍那佛的清淨世界。六十卷《華嚴經》卷2〈盧舍那佛品〉第2：記釋迦牟尼佛在其污穢的娑婆世界中，發大光明，令眾菩薩得觀蓮華藏淨土。見《大正藏》卷9，頁405中—下。

後者的證明^④，並引用無礙的觀念，為之釋說：

次問：「若為淨質得在穢土耶？」解此有數義：一者所以淨質得在穢土者，淨穢無礙。淨不礙穢故，淨得在穢處；穢無礙淨故，穢得在淨處。以不相礙故，淨穢得同一處。〔……〕二者所以淨土得在穢處，〔……〕此淨土是如來淨業所起，如來身既無礙，所感之土亦應無礙。^④

這裏解釋何以可以有「異質一處」的情形，指出所有佛土皆是佛的清淨業行所感得，有無礙的特性；由是淨土不礙穢土；穢土不礙淨土，兩種土可以居於同一處所。如是依以上解說，看「二（異）質二（異）處」等四句，它們的陳義沒有衝突，且皆有經論之說支持，不可偏廢。

三、吉藏的彌陀淨土思想

從上述吉藏對佛土的析述所見，「佛土」作為佛的居所，有些是清淨的，有些是不清淨的。又佛教經典所提到的清淨佛土——淨土——不勝枚舉，當中在中國最受重視的，要為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大乘經論述及阿彌陀佛和其極樂淨土者為數甚多，當中最詳盡又影響中國佛教發展最深遠者，當推《阿彌陀經》（簡稱《小經》）、《無量壽經》（簡稱《大經》）和《觀無量壽經》（簡稱《觀經》）；它們被合稱為「淨土三部經」，為淨土宗的最基本教典。吉藏雖非淨土宗人，然而他對這些經典表現出濃厚興趣，曾為後兩種經造註，清楚表達他對阿彌陀佛及其淨土相關的問題的看法。這些看法雖說不上很獨特深入，但也有自身特點，值得注意。以下試取其要者，逐一分述。

現從吉藏對阿彌陀佛的身位的看法說起。「阿彌陀佛」為梵語字Amitāyus

④ 妙喜佛土為阿閼佛的清淨世界，位於東方。《維摩詰所說經》卷下〈阿閼佛品〉第12：記維摩以其神力，取妙喜淨土，置於娑婆穢土中，然後還復其本處。見《大正藏》卷14，頁555中一下。

④ 《大正藏》卷35，頁5上—中。

和Amitābha的音譯，意譯分別為「無量壽」和「無量光」。據《大經》的記載，過去於世自在王佛在世時，有名為法藏的比丘，受到世自在王佛的教化所感動，許下衆多弘大願望；經過長時期修行，累積功德，其願望得以成就，於十劫前成佛。由於其所成之佛的壽命和光芒，非算數所能計量，遂有「阿彌陀」的稱號。在吉藏的時代，隨著各種佛身分類說法（例如上節所述吉藏所出的法、報、化三身分類）出現，究竟阿彌陀是哪一種身的佛，成為大眾議論的焦點。有些論者採取較理想觀點（例如淨土宗的道綽，562-645），把阿彌陀判屬較高層面的佛身（例如吉藏三身分類中的報身），力言阿彌陀的壽量無限^{④③}；有些論者則採取較平實立場（例如淨影慧遠），把阿彌陀歸入較低層面的佛身（例如吉藏三身分類中的化身），宣稱阿彌陀壽數雖是無法計量，但究竟有終盡之期^{④④}，在這兩種取向中，吉藏明顯傾向後者。他在《觀無量壽經義疏》談到觀有三種：觀實相法身、觀修成法身（相當於三身分類中的報身）、觀化身；繼而表示阿彌陀佛生於西方淨土，化度衆生，觀阿彌陀佛亦即是觀化身佛^{④⑤}；清楚顯示他視阿彌陀佛為三種佛身中層面最低的化身佛。吉藏又表示阿彌陀佛雖以「無量壽」為名，其壽命其實是有量：

外國云「阿彌陀」，此云「無量壽」，然佛壽實有量。此佛壽半閻淨提微塵數劫滅度，觀音補處；觀音滅度後，勢至補處。故壽有量，而稱「無量壽」也。^{④⑥}

引文提到阿彌陀佛滅度後，觀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相繼代替他，成為極樂世界之佛，這說法出自《觀世音菩薩授記經》。此經聲言阿彌陀佛「壽命無量百千

④③ 有關道綽的阿彌陀佛觀，參閱望月信亨：《中國淨土教理史》，頁143-144。

④④ 有關淨影慧遠的阿彌陀佛觀，參閱廖明活：〈淨影寺慧遠的淨土思想〉，頁357-358。

④⑤ 吉藏這樣說：「觀化者，觀西方淨土佛也。此是昔自在王佛時，法藏菩薩發四十八願，造此淨土。佛生其中，化度衆生，觀此佛故名觀化佛身。」《大正藏》卷37，頁234中。

④⑥ 《大正藏》卷37，頁238上。

億劫，當有終極」，在他滅度後，觀音、大勢至相繼成佛^{④⑦}，為主張阿彌陀佛為無常之佛者，提供了證言。而吉藏在這裏便是根據此經這些話，宣稱阿彌陀是「壽有量，而稱『無量壽』」。至於為什麼阿彌陀佛之壽有量，卻以「無量壽」為稱，吉藏有如下說明：

恆河水亦無量，大海水亦無量，小分無量；今彌陀無量者，小分無量也。又稱「無量」，對此土短促，故云無量也；又稱「無量壽」者，聲聞、緣覺二乘不能思量此佛壽命，故云無量壽；非彼佛壽實無量也。^{④⑧}

吉藏首先指出正如一般人每說恆河水、大海水無量，而其實恆河水、大海水只是有限度的無量（「小分無量」），非真正無量；今佛經說阿彌陀佛的壽命無量，情形亦是一樣。吉藏繼而表示「無量壽」作為西方極樂淨土的佛的稱號，是對比此間娑婆穢土衆生壽命的短促，從而提出；這稱號還顯示這佛的壽量，非小乘人所能思量；究實並沒有壽命無限量的意思。

跟阿彌陀佛身位問題密切相關的，為阿彌陀佛的世界的品類的問題。綜括淨土三部經所述，阿彌陀佛的世界乃是法藏比丘所許下的弘願所成就。這世界位處西方，環境清淨平明像鏡子，樓臺花木均由珍寶造成，雀鳥流泉皆發出頌法音聲。這世界沒有地獄、餓鬼、畜生這三種惡趣，生於那裏的衆生都是壽命無量，具足妙相和神通力，並且在真理道上永不退轉，最終必證入涅槃。由於往生阿彌陀佛的世界的衆生沒有衆苦，唯受諸樂，故這世界有「極樂」（Sukhāvati）的稱號。在吉藏的時代，佛土分類風氣盛行，由是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是哪一種佛土的問題，受到普遍注意。時人的觀點亦可大別為理想和平實兩類，採取前者的（例如道綽）把極樂世界說為較高層次的佛土（例如吉藏三種佛土分類中的報身佛土）^{④⑨}，採取後者的（例如淨影慧遠）則把極樂世界看

④⑦ 《大正藏》卷12，頁357上。

④⑧ 《大正藏》卷37，頁238上。

④⑨ 關於道綽的極樂淨土觀，參閱望月信亨：《中國淨土教理史》，頁141-145。

爲較低層次的佛土（例如吉藏三種佛土分類中的化身佛土）^{⑤①}。至於吉藏，在其所出的五種佛土中，他是以阿彌陀佛的世界爲屬層次最高的「淨土」一種；這點從他刻意對比彌勒和阿彌陀佛的國土，說「此（彌勒）國土，穢土中淨穢土，非是如無量壽淨土等」^{⑤②}，便可看出來。不過當他進而把「淨土」這種佛土劃分爲四種，在談到層次最低的「凡聖同居土」時，他舉出阿彌陀佛的世界爲例子，說「亦如西方九品往生爲凡，復有三乘賢聖」^{⑤③}，顯然是以阿彌陀佛的世界，爲這種佛土的典型。至於在他所出的法身土等三種佛土中，從他以阿彌陀佛爲化身佛，可推見他是以阿彌陀佛的世界爲化身土。整體看。吉藏在阿彌陀佛的世界的品類的問題上所採立場，跟他在阿彌陀佛的身位的問題上所表現的一致，都是傾向於平實一面。

吉藏還對時人所持有關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的品類和性質的一些主張，作出評論，亦顯示了其平實取向。例如當時對極樂淨土爲分段、變易這兩種生死中哪一種生死所攝，有不同看法。兩種生死的觀念出自《勝鬘經》，當中分段生死指凡夫和下位賢聖所經歷的生死，是有形色區別和壽期長短；變易生死指上位賢聖所經歷的生死，是沒有形色和壽期的段限^{⑤④}。根據吉藏記載，當時一些論者認爲極樂淨土是以阿彌陀佛在凡夫淺位時所習的願行爲因，從而成就的果；其因既粗淺，其果也當是粗淺，故極樂淨土當有分段生死的特性；一些論者則以爲極樂淨土是阿彌陀佛在上地菩薩深位時所習願行所造；其因既深妙，其果也當是深妙，故極樂淨土當像變易生死般不可思議^{⑤④}。吉藏贊成前者之說，謂：

⑤① 關於淨影慧遠的極樂淨土觀，參閱廖明活：〈淨影寺慧遠的淨土思想〉，頁358-360。

⑤② 《彌勒經遊意》，《大正藏》卷38，頁269中。

⑤③ 《大乘玄論》卷5，《大正藏》卷45，頁67上。

⑤④ 參見《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廣經》〈一乘章〉第5，《大正藏》卷12，頁219下。

⑤⑤ 記載見《觀無量壽經義疏》，《大正藏》卷37，頁235中。

今云：此應是分段生死。何以知之？世自在王佛所爲國王，而發心出家，始發四十八願，造此淨土。又彼土壽雖無量，必終訖，故知彼土分段生死。^⑤

跟前者一樣，吉藏認爲極樂淨土是阿彌陀佛於未成佛時，在初出家階段，修習願行，以此爲因，從而成就的果；故它應是等次較低，含有分段生死成分。吉藏並進而指出極樂淨土的年歲雖然難以計量，但必有終訖一日，由是可知它是分段生死形態的存在。

另一吉藏一再提及有關極樂淨土的爭議點，是它是否爲三界所攝。「三界」者，即欲界、色界、無色界，爲迷染有情輪迴之所。其中最低下的爲欲界，乃是具有情欲的衆生所居的世界，包括下至地獄界的有情、上至六欲天這些低級天神的住處。其次是天界，乃是遠離粗重欲望的有情所居、具有清淨色質的世界，包括下至四禪天、上至無想天這些較高等天神的住處。最上者爲無色界，乃是遠離所有色想的有情所居、完全沒有色性的世界，是四無色天這些最高等天神的住處。根據吉藏所述，當時對極樂淨土是否爲三界所攝，南、北兩地的論者有不同看法。北方論者引用論書的話，表示極樂淨土由於居住其內的衆生是沒有欲望，故不屬欲界；由於居住其內的衆生包括了地居天這些欲界天神，故不屬色界；由於它是有形色，故不屬無色界；如是極樂淨土便是不能歸入三界之任何一界。南方論者則以衆生不用完全斷除三界煩惱、亦得往生極樂世界爲理由，力主極樂淨土爲三界所攝。他們解釋論書謂極樂世界的衆生沒有欲望，這是就他們現時的表現說，並非說他們前時所作的煩惱業習已一筆勾消^⑥。在這兩種看法中，吉藏取後者，說：

今明就方便生與實生爲論，可云有方便三界實生三界，但以惑用爲明

^⑤ 《觀無量壽經義疏》，《大正藏》卷37，頁235中。

^⑥ 《觀無量壽經義疏》，《大正藏》卷37，頁235中一下。

之。何以知然？雙卷經云：三十三天依何而住，佛云依業報住。以義制之，有三界也。〔……〕唯以一時廣濟之心為菩提心，雖未現起，而未斷之煩惱具足有之。以此勝業迴向淨土，命終得生也。^{⑤7}。

引文首先表示無論從「方便生」或從「實生」方面看，都可說極樂淨土有三界，然而沒有對此作出說明。不過從其繼出的話看，吉藏跟南方論師一樣，主要是就往生極樂淨土的衆生仍然具有煩惱性，而主張極樂淨土為三界所攝。他指出《大經》既然說三十三天這種低級天神，依其行業果報，住於極樂淨土中^{⑤8}，可見其煩惱業沒有因其進入極樂淨土消失。至於何以煩惱未斷的衆生可以在命終時得往生極樂淨土，吉藏表示這是由於他們所發的普渡一切衆生的菩提心的大能力所使然^{⑤9}。

從吉藏主張極樂世界為兩種生死中的分段生死所攝，可見他認為阿彌陀佛的淨土是有形色和時間的段限；從吉藏論說極樂世界為三界所攝時所提出的理由，可見他認為居住於阿彌陀佛的淨土的衆生有些仍然帶有煩惱。吉藏對阿彌陀佛的淨土所持這種平實的態度，亦見於以下他論述極樂世界是否有小乘聲聞人的一節話：

第三有聲聞無聲聞者，經云有得阿羅漢果，解釋不同。一云：下輩生於花中，退菩提心，出生之後，受二乘果，實有聲聞。二云：法藏比丘設願，願國中無有聲聞二乘之名；今言聲聞者，仍本為名，實無聲聞。今謂：如香積佛國，無有聲聞之名。今此經言有，故應有聲聞。^{⑥0}

《大經》曾提及在阿彌陀佛的國土中，有「諸聲聞衆，身光一尋」^{⑥1}，對此吉藏時人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說在下輩行者往生極樂淨土時，當他們還是在

^{⑤7} 《觀無量壽經義疏》，《大正藏》卷37，頁235下。

^{⑤8} 參閱《佛說無量壽經》卷上，《大正藏》卷12，頁270上。

^{⑤9} 在各種往生極樂淨土的行因中，吉藏特別重視發菩提心。詳見下文。

^{⑥0} 《大乘玄論》卷5，《大正藏》卷45，頁67下。

^{⑥1} 參見《佛說無量壽經》卷下，《大正藏》卷12，頁273中。

七寶花內之際^②，其先前所發的菩提心出現退轉，由是他們出生之後，便得受二乘果報；故極樂淨土是實有聲聞。第二種解釋說極樂淨土是法藏菩薩所許下弘願所成就，而法藏菩薩所許的願中，包括願其將來成佛時所在的國土沒有聲聞二乘之名；至於《大經》稱為聲聞者，無非是那些在往生極樂淨土之前原本為聲聞的修行者；故極樂淨土是實無聲聞。吉藏對後一解釋作出反駁，指出沒有聲聞之名的淨土是香積佛國，非阿彌陀佛國^③；況且《大經》描寫到極樂淨土中的聲聞的情狀，明顯是認為極樂淨土有聲聞。吉藏主張極樂世界的有情並非全部是大乘行者，亦包括小乘聲聞，反映了他的彌陀淨土思想的平實。

比阿彌陀佛的身位、阿彌陀佛的世界的品類更為廣泛受到關注，是往生阿彌陀佛的世界的行因的問題。淨土三部經把阿彌陀佛的極樂淨土繪畫成一理想世界，促使聽受者立志，修諸善行，以求今生過後，於來世可入住其中。有關導入極樂淨土的善行，在淨土三部經中以《觀經》所述最詳，主要有「三福」和十六種觀。「三福」者，指三種清淨業行：第一種包括孝養父母、奉事師長等道德性行爲；第二種包括歸依三寶，遵守衆戒等持戒行爲；第三種包括發菩提心、深信因果等覺己行爲，以及勸進其他修行者等覺他行爲。十六種觀指十六種跟極樂淨土有關的觀想，當中包括觀其方所的「日想」，觀其莊嚴相的「水想」、「地想」、「寶樹想」等，觀住於其中的佛和菩薩的「遍觀一切色身想」、「觀觀世音菩薩真實色身想」、「觀大勢至色身想」等，觀往生其中的衆生的「上輩生想」、「中輩生想」和「下輩生想」。又《觀經》在分述觀想上、中、下三輩往生時，把三輩細分為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共九品，一一

② 《觀無量壽經》記下輩的上、中、下三品行者，在命終後，乘寶蓮花，往生極樂淨土之七寶池中，分別經七七日、六劫、十二大劫，蓮花方開。《大正藏》卷12，頁345下—346上。

③ 關於香積佛國沒有聲聞，參閱註⑬引文。

申說其所以得以往生極樂的作為，其所言亦跟往生行因問題相涉。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當它談到最下劣的下品下生行者時，指出他們一生不作善業，具足五逆（殺父、殺母、殺阿羅漢、使佛身出血、破和合僧）和十惡（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諸重罪；由於他們臨命終時結識良友，為說佛法，勸令念佛；由是他們以聲稱念南無阿彌陀佛，至於十念，乃得往生。如是說，經中先前所出的三福和十六觀，並非進入極樂世界的必需條件；僅是聽聞佛法，誠心稱唱阿彌陀佛名號，便可往生。由是在吉藏的時代，那些在阿彌陀佛身位的問題上持理想立場的論者（例如道綽），往往以此為據，強調稱念阿彌陀佛名號在往生極樂諸行因中的重要性。他們指出當今去佛在世之時久遠，衆生根機頑劣，要他們「自」己努「力」，實踐傳統佛教所教導的修行方法，而得往生極樂，甚為困難；勸導他們倚靠阿彌陀佛「他」來能「力」加護，專念阿彌陀佛名號，而得往生極樂，較為容「易」；從而突出了阿彌陀佛普濟能力的宏大^④。至於那些在阿彌陀佛身位的問題上採平實取向的論者（例如淨影慧遠），則對經論所出各種往生極樂行門，每以平等態度視之，並沒有刻意界別難、易兩種行門，亦沒有特別標舉稱念阿彌陀佛名號在末代教法裏的特殊地位^⑤。吉藏乃是後一種論者的代表。他在《觀無量壽經義疏》中談到往生極樂淨土之因，大別之為通、別兩門：

有通、別二門：通論以三福十六觀，皆是生淨土因；別則以菩提心為業主，餘善為緣。〔……〕此之菩提業，非但生淨土而已，終至佛果為因。但衆生聞佛道長遠，望崖而退，故示淨土近果，作進趣之緣，為淨

④ 關於道綽對往生淨土行因的看法，參閱望月信亨：《中國淨土教理史》，頁138-141，145-149。

⑤ 關於淨影慧遠對往生淨土行因的看法，參閱廖明活：〈淨影寺慧遠的淨土思想〉，頁360-362。

土因。⁶⁶

吉藏表示泛（「通」）說則三福十六觀皆是往生極樂的因，仔細分（「別」）說則往生極樂是以三福中第三種福所述的「菩提心」為主因，其他所有善行為助緣。吉藏進而指出菩提心不但是往生極樂的主因，更是成就佛果的因；只是佛陀鑑於修成佛果的道路遙遠，恐修行者見難而退，遂出示極樂淨土這近前的果，誘引他們趨前。吉藏這段話顯示他在《觀經》所出的各種往生行因中，特別重視發菩提心。

《觀無量壽經義疏》對三福和十六種觀有詳細分疏，並論及下品下生的往生者。關於三福，吉藏以為第一種福是表「世間凡夫善」，第二種福是表「小乘善」，第三種福是表「大乘善」，三者合起來總攝盡一切善法。三種福可以是三人各別所修，也可以是一人具足同修。在後一情況，修行者始從凡夫善行做起，次入佛法，先修小乘善，繼而作大乘善⁶⁷。論到何以三福為往生之因，吉藏強調三福的淨心作用，指出由於修習三福者心神清淨，故其所得的土亦清淨：

此三種（福）皆是淨心：孝養父母心，此心亦淨；乃至發菩提心，此心亦淨。以此三種心皆淨，故得土亦淨。⁶⁸

至於十六種觀，吉藏在討論「觀」之涵義時，表示觀有兩種：一為生滅觀，二為無生滅觀。這兩種觀有小乘、大乘兩種人別作的情形，亦有大乘一種人並作的情形。在前一情形，是小乘人作生滅觀，觀十二因緣法為實生實滅；大乘人作無生滅觀，觀十二因緣法為不生不滅。在後一情形，是大乘人既作生滅觀，觀佛生滅的應身（即化身佛）；亦作無生滅觀，觀佛無生滅的真身（即法身佛）。吉藏以為《觀無量壽經》所講的觀，要為大乘人並作的兩種觀中的生滅

⁶⁶ 《大正藏》卷37，頁235上。

⁶⁷ 吉藏對三福的疏析，參見《大正藏》卷37，頁241下。

⁶⁸ 《大正藏》卷37，頁241下—242上。

觀⁶⁹。吉藏又界別十六種觀為「果」和「因」兩門，前一門包括前十三種觀，是以阿彌陀佛所成就的清淨國土相（所謂「依報」）和微妙身相（所謂「正報」）為所觀對象；後一門包括後三種觀，是以修因往生阿彌陀佛國的行者為所觀對象。當分述前一門時，他談到「念佛三昧」；而對於「念佛」，他這樣說：

但念佛有二種：一者念佛法身，二者念佛生身。念法身者，如須菩提在石室中，端坐念諸法實相，名念佛法身；念佛生身者，念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金密挺持，名念佛生身。今念無量壽佛，非是念佛法身，乃念佛生身⁷⁰。

這裏把念佛分為念佛法身、念佛生身兩種，前者念諸法實相，後者念佛的諸好相；指出《觀經》所說的念佛，要為後一種。吉藏進而又把念佛生身分為「但念」和「通念」兩種，前者但念佛身，後者通念佛身、佛的徒眾、佛的國土、佛的時節等各方面；指出《觀經》所言的前十三種觀，包括觀佛身和觀佛土，乃是「通念」⁷¹。吉藏強調念佛作用之大，表示「佛有無量功德，念佛無量功德，故得滅無量罪也」⁷²。這裏需要一提，是上述吉藏說明念佛地方，都沒有提到念佛名；很明顯，吉藏所謂「念佛」，並無口誦稱名之意；由是其注重念佛，跟「易」行的考慮無關。對於下品下生的行者何以不修三福、十六觀諸善，亦得往生，吉藏的解釋是：

又下品所以得大果者，明彼現在雖不修善，過去或經發心。今聞大乘，復得發心等也⁷³。

⁶⁹ 吉藏對「觀」的涵義的分析，參見《大正藏》卷37，頁238上—中。

⁷⁰ 《大正藏》卷37，頁238中。

⁷¹ 《大正藏》卷37，頁238中—下。

⁷² 《大正藏》卷37，頁242下。

⁷³ 《大正藏》卷37，頁245中。

吉藏把下品人所以能往生的原因，歸於他們過去已經發菩提心，再次突出了發菩提心對往生的重要。又發菩提心的動力，是來自修行者自身，這顯示吉藏視往生為「自力」所作的結果。

跟往生阿彌陀佛世界的行因的問題密切相關的，為往生阿彌陀佛世界的行者的品類和階位的問題。《大經》和《觀經》都對往生極樂世界的衆生作出分類，前者舉出上、中、下「三輩」，後者亦同樣提到有上、中、下三種輩之不同，並進而細分之為上品上生至下品下生共「九品」。關於兩經分類之間的關係，試看《觀無量壽經義疏》以下一節說明：

《無量壽佛經》但明三輩，此中開三輩為九輩。三輩者，謂上、中、下也。九輩者，於上品有三，中、下亦三，故成九輩也。^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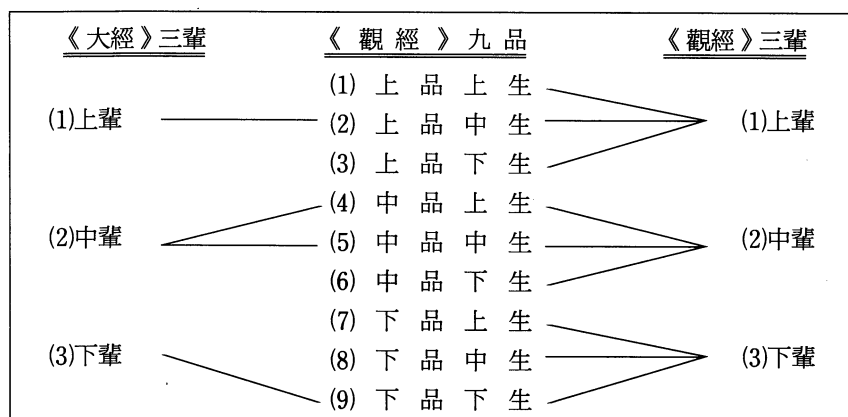
這裏吉藏說《大經》但講上、中、下「三輩」，《觀經》一開為三，而成「九輩」，似乎是把《大經》的「三輩」分類跟《觀經》的「三輩」分類等同，視之為總綱，而視《觀經》的「九品」分類為其細目。不過吉藏在《無量壽經義疏》將《大經》所出的「三輩」跟《觀經》所出的「九品」作比配時，說法頗有出入：

但此（《無量壽經》）中「上輩」人，是《觀經》九輩中「上上品」人。何以得知？彼云：上品中者，明佛乘寶臺來迎，足踏七寶華中；此中亦云七寶華，故知是也。此中「中輩」人，應是《觀經》中品「中上品」及「中中品」人。何以知之？彼文明有佛來迎，而「中下品」不明佛來，故知之也。此中「下品」人，應是《觀經》「下下品」人。何以知之？後文辨「下下」成就十念得生，今亦然也。結三輩人，皆菩提心為正因，餘行為緣因。^⑮

^⑭ 《大正藏》卷37，頁244下。

^⑮ 《大正藏》卷37，頁122中。

吉藏在這裏指出《大經》所出的上輩人，當即是《觀經》所出的上中品人；因為《大經》在談到上輩人往生時，提到他們於七寶華中自然化生^⑦，而《觀經》在述說上輩三品人往生時，只在講到上品中生人時，提及七寶華^⑧。吉藏又指出《大經》所出的中輩人，當即是《觀經》所出的中上品人和中中品人；因為《大經》談到中輩人往生時，提到阿彌陀佛來到他們面前，迎接他們往其國土^⑨；而《觀經》在述說中輩三品人往生時，在講到上品上生和中品中生人時，都提及阿彌陀佛來迎，但在講到上品下生人時，則沒有說到有佛臨前^⑩。吉藏最後指出《大經》所出的下輩人，當即是《觀經》所出的下下品人，因為《大經》說下輩人十念往生^⑪，而《觀經》在談到下輩三品人往生時，在講到上品下生人時，亦提到他們十念得生^⑫。如是依這節話所述，《大經》的三輩分類和《觀經》的三輩九品分類的對應，當如以下圖表所示：



圖表4：《大經》三輩分類和《觀經》三輩九品分類對應表

⑦ 參見卷下，《大正藏》卷12，頁272中。

⑧ 參見《大正藏》卷12，頁345上。

⑨ 參見《大正藏》卷12，頁272中一下。

⑩ 有關《觀經》所說中輩三品人的往生情狀，參閱《大正藏》卷12，頁345中一下。

⑪ 參見《大正藏》卷12，頁272下。

⑫ 參見《大正藏》卷12，頁346上。

又這節話在將《大經》所出的三輩行者跟《觀經》的九品行者作出具體比配後，總結說他們往生極樂，「皆菩提心爲正因，餘行爲緣因」；可見依吉藏所見，無論是德高的上輩行者，或是德劣的下輩行者，都是通過自身的努力，發大心，修正行，從而得以進入西方淨土。

修行人品類的問題，在佛教一向備受關注，有各種不同說法；其中在大乘佛典最常出現者，要爲小、大「二乘」人的分類。大乘佛典又對小乘和大乘兩類行者修行的進境，自下至上，作出劃分，提出小乘「四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大乘「十地」（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極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等界別。吉藏在《觀無量壽經義疏》中，嘗試將《觀經》所出的三輩九品分類，跟以上所提到那些常見於大乘經論的修行進境之界別，作出比配。對於上輩三品，他有如下分析：

前明上品上生，發菩提心修行，經七日則生彼國，見彼佛身，聞說妙法，則悟無生法忍。〔……〕此是七地無生。何以得知耶？解云：下品生百法明門，得歡喜地。下品既得歡喜，當知此是七地無生也。〔……〕若約位而爲論者，此是六地菩薩，見佛聞法，則得七地無生也。〔……〕

上品中生者，第二明上品中生人，不必讀頌大乘經，但善解義理，深信因果，不謗大乘，此功德願生彼國，即得往生〔……〕，經一小劫，得無生法忍。〔……〕此亦是七地無生。前上品見佛聞法，則得無生，今中品經一小劫，得無生也。

上品下生者，第三明上品下生。此人亦信因果，不謗大乘，彼國華中一日一夜乃開，復經三小劫，得百法明門，住歡喜地。今下品得初地無生，故知前上品是七地無生。所以明此二無生者，無生有二處，一初地

無生，二七地無生，爲是故明二無生也。^{⑧②}

這裏吉藏把上輩三品跟大乘的十地階位比配，可見他認爲上輩三品人爲得大乘果人。關於上輩上品人，《觀經》說他們發心修心，經一日乃至七日，往生極樂，繼而在那裏聞佛說法，立即悟得無生法忍^{⑧③}。吉藏表示無生法忍有兩種，一在第一歡喜地證得，二在第七遠行地證得；而從《觀經》往後談到上輩下品人時，說他們住於第一歡喜地^{⑧④}，可推知上輩下品人證得第一種無生法忍；而上輩上品人品類較高，由是當便是證得第二種無生法忍了。再從他們往生後聞法，即時證得這種無生法忍，可見他們的階位甚接近第七地，如是吉藏乃有「此是六地菩薩」之論，把上輩上品人比配住於六地、即將進至七地的大乘菩薩。關於上輩中品人，《觀經》說他們深信因果，不誹謗大乘，以此功德，往生極樂，再經一小劫，悟得無生法忍^{⑧⑤}。吉藏表示其所悟得的無生法忍，跟上輩上品人的一樣，是第七地的無生法忍；他們跟上輩上品人不同的地方，是他們還要經歷一段長時間，才能得證這忍位。關於上輩下品人，《觀經》說他們亦相信因果道理，亦不誹謗大乘，在往生極樂後，再經三小劫，住於歡喜地^{⑧⑥}。吉藏由是乃謂他們證得第一地的無生法忍。吉藏並沒有明確指出上輩下品人和上輩中品人的階位，不過從上述他的分析，不難推見他以前者爲正邁向第一歡喜地的修行者，以後者爲界乎第一地至第五地之間的修行者。吉藏對中輩三品，有如下評述：

⑧② 《大正藏》卷37，頁244下—245上。

⑧③ 「無生法忍」者，指安住於諸法緣起性空、無生無滅的正見，而不動搖。《觀經》說上輩上品人往生極樂後，「見佛色身衆相具足，見諸菩薩色相具足，光明寶林演說妙法，聞已即悟無生法忍。」《大正藏》卷12，頁344下—345上。

⑧④ 《觀經》說上輩下品人往生極樂淨土後，「經三小劫，得百法明門，住歡喜地」。《大正藏》卷12，頁345中。

⑧⑤ 《大正藏》卷12，頁345上。

⑧⑥ 《大正藏》卷12，頁345中。

此中三輩往生，並得小乘果也。中品上生持五戒、八戒、具足戒，得阿羅漢果也。中品中生持一日一夜八戒、一日一夜沙彌戒及具足戒，初得須陀洹果，經半劫成阿羅漢果也。〔……〕中品下生經一小劫，得成阿羅漢也。^{⑧7}

這裏吉藏發趾表示中輩三品往生的人「並得小乘果」；繼而沿用《觀經》的說法，引入小乘四果觀念，解說中輩三品人的分別：中輩上品人持守戒律，因而得以往生，並在往生後即時證得第四阿羅漢果。中輩中品人一日一夜持守戒律，因而得以往生，並在往生後不久證得第一須陀洹果，再經半劫後成就阿羅漢果。中輩下品人孝養父母，行世仁義，因而得以往生，並在往生後不久證得須陀洹果，再經一劫後成就阿羅漢果^{⑧8}。吉藏述下輩三品甚簡略：

次明下品三輩往生，並是大乘。初品得初地，次品發菩提心，下品亦菩提心也。^{⑧9}

吉藏稱言「下品三輩往生，並是大乘」，顯然是認為下輩三品人得大乘果。吉藏談到下輩上品人時，提及他們「得初地」，這也是沿用《觀經》的說法。《觀經》說下輩下品人多造惡法，無有慚愧，臨命終時得遇善友，為讚大乘十二部經名，並教稱阿彌陀佛名，由是得以往生，並在十小劫後得入第一地。如是，下輩上品人跟上輩下品人一樣，也是正在步向十地中的第一地，祇是要經歷更長的過程，方能達至。至於吉藏謂下輩中品人、下輩下品人都發菩提心，其說亦是本於《觀經》。《觀經》說前者犯戒，後者更且造作五逆十惡等最嚴重罪行；他們臨終時得遇善友，這些善友為前者讚阿彌陀佛威德，教後者念佛名號，由是兩者都得以往生，並最終得發無上道心^{⑧9}。

⑧7 《大正藏》卷37，頁245上。

⑧8 《觀經》述中輩三品人，參見《大正藏》卷12，頁345中一下。

⑧9 《大正藏》，卷37，頁245上。

⑧9 《觀經》述下輩三品人，參見《大正藏》卷12，頁345下—346上。

根據以上吉藏對三輩九品階位的分析，上輩三品得大乘果，中輩三品得小乘果，下輩三品得大乘果；中輩所得的果，反而不及下輩，叫人不無疑問。就此吉藏有如下說明：

又今明三輩往生者，正就現因為論，不約得果。現因有三品勝劣：第一品修大乘善，不作惡；第二品修小乘善，亦不作惡；第三品不修善而作惡。^①

吉藏表示三輩上、中、下的排列，不是以將來所得果的高下，而是以現在所做因的勝劣為標準。由是以修大乘善行、不作惡業的行者為上輩，以修小乘善行、不作惡業的行者為中輩，以甚至小乘善行也不修習、並且多作惡業的行者為下輩。至於何以現在做因較劣的下輩，其所得果反較中輩為勝，吉藏《觀無量壽經義疏》這樣解釋：

遂彼修因，故得果有大小。上品修大乘因故，所以得大乘果；中品修小乘因故，還得小乘果；下品現在雖不修大乘善及小乘善，但彼臨終時遇善知識，為說大乘妙法，以聞大乘，故得大乘果也。^②

吉藏指出得果的大小，視乎做因的大小。上輩人做大乘因，故得大乘果；中輩人做小乘因，故得小乘果。又下輩人雖現今大乘、小乘善因都不做，但他們在臨終時，得遇善友，為說大乘妙法；以聞大乘法故，故在往生後，獲得大乘果。又關於上述吉藏對三輩九品階位的分析，有一點要一提的，是其用作跟三輩九品比較的「四果」和「十地」，都是較高層次的修行階位，由此可見吉藏完全沒有阿彌陀佛的淨土教門是為末代鈍根行者所設這種想法。

最後要談到的，為是否所有眾生都可以往生極樂世界的問題。從《觀經》所出的往生眾生中，包括作五逆十惡的下輩下品人，可見《觀經》認為甚或造

^① 《大正藏》卷37，頁245上。

^② 《大正藏》卷37，頁245中。

這些最嚴重罪行的人，都可以往生。然而《大經》卻說：

諸有衆生，聞其（阿彌陀佛）名號，信心歡喜，乃至一念，至心迴向，願生彼國，即得往生，住不退轉。唯除五逆、誹謗正法。⁹³

經文說衆生只要對阿彌陀佛起信樂之心，以至一念，亦可往生，唯有犯五逆、誹謗佛法之罪者除外；言下之意，是認為造五逆罪和誹謗佛法者，是不能往生。這便與《觀經》所言有所出入。對於惡人是否可以往生，吉藏《觀無量壽經義疏》有以下一節話：

第三品明惡有三人，初明作十惡，次明作四重，後明作五逆，不明謗法闡提，故明惡不盡。十惡、四重、五逆並得生西方，若是謗法闡提，不得生也。所以謗法闡提不得生者，闡提不信法，臨終雖爲說有無量壽佛，彼終不信，故不得往生。⁹⁴

吉藏指出在《觀經》所說的三輩九品往生者中，第三下輩的上品人作十惡、中品人作四重禁（殺生、偷盜、邪淫、妄語）、下品人作五逆，由是可見作這些重惡的人，亦可往生。唯《觀經》在談到往生者時，沒有提及謗法闡提⁹⁵，可見這些人不得往生。吉藏解釋謗法闡提所以不得往生，是因為他們不信佛法，雖在臨終時得善友告以阿彌陀佛，終竟不信。如是看，吉藏是肯認在衆生中，有一種極惡者——謗法闡提——是不能往生極樂淨土的。

四、結 論

以上分兩部分，申述吉藏的淨土思想。從第一部分的討論，可見依吉藏所見，「淨土」要爲淨、不淨、淨不淨、不淨淨，雜這五種佛土的一種；就其內住衆生品類的不同，可分爲凡聖同居、大小同住、獨菩薩所住、諸佛獨居這四

⁹³ 《大正藏》卷12，頁272中。

⁹⁴ 《大正藏》卷37，頁245中。

⁹⁵ 謗法闡提是二種闡提之一，指那些誹謗大乘法，從而斷一切善根，不能成佛的人。

位；就其所分屬佛身層面的不同，可分為化身土、報身土、法身土這三重。吉藏肯認所有的佛，皆有淨土；這些淨土跟其他雜有不淨成分的佛土，可以是處於不同方所，也可以是處於同一方所。又在諸佛的淨土中，吉藏對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談說最多。從第二部分的討論，可見吉藏認為阿彌陀佛乃是壽量有限的化身佛，故其極樂世界要為三重淨土中的化身土，具有分段生死的存在形態。吉藏又根據往生極樂世界的衆生，包括具有煩惱性的凡夫，而主張極樂世界為四位淨土中的凡聖同居土，從而為三界所攝。關於往生極樂世界的行因，吉藏對《觀經》就此而提出的三福和十六觀兩種行門，作出申釋；在論說前者時，特別突出發菩提心的重要；在析述後者時，一再提及念佛；而其所謂「念」的意思基本是心念，並無口唱稱名之意。關於往生極樂世界的行者，吉藏把《觀經》所出的三輩九品往生行者加以分類，比配傳統佛教所言的「十地」、「四果」等修行階位；既肯認犯十罪、四重禁、五逆等重罪者可以往生，但又把謗法闡提排拒於往生者行列之外。整體觀，吉藏把阿彌陀佛和其淨土歸入層次較低的佛身和佛土；一方面把往生極樂世界的行者品類比配層面較高的小乘和大乘修行階位，另一方面又透露出極惡不能往生之意；又吉藏論說往生極樂世界的行門，其所注重者均是自力性質，並沒有標舉自力和他力、難行和易行的對比。凡此地方，都顯示吉藏的彌陀淨土思想，跟日後唐、宋時代興起的淨土宗所弘揚者，多有分歧。

吉藏的淨土思想

廖 明 活

提 要

提到「淨土思想」，一般人便會聯想起以往生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為宗趣的淨土宗。其實在中國佛教史裏，對淨土問題曾表現興趣者，非僅淨土宗一家，還有地論、三論、天臺、華嚴……等重要學統。本文以三論學統的主要人物吉藏（549–623）的淨土思想為主題。吉藏在其代表作《大乘玄論》裏，特設「淨土門」一項，全面申析淨土觀念，並為《無量壽經》和《觀無量壽經》這兩種阿彌陀佛信仰經典造註，對中國淨土思想的形成，作出了貢獻。

本文分兩部分，探討吉藏的淨土思想。第一部分闡述吉藏所提出的各種佛土分類，包括五種佛土、四位淨土、三種佛土諸說法；並申釋吉藏對一些備受爭議的佛土問題所持的意見，例如佛是否有土的問題，淨、穢兩種佛土的方所的問題等。第二部分集中討論吉藏對一些跟阿彌陀佛及其極樂淨土有關的問題的看法，詳細析述吉藏就阿彌陀佛的身位、極樂淨土的類別、往生極樂淨土的行因、往生極樂淨土眾生的品類等諸方面所作的論議。

The Pure Land Teaching of Chi-tsang

LIU Ming-wood

Students of Chinese pure land teaching generally centre their attention on the Pure Land School.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Pure Land School is not the only major Chinese Buddhist tradition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 of pure land. Time and again, we come across detailed discussions on the question of pure land in writings of various Chinese Buddhist traditions, such as the Ti-lun, San-lun, T'ien-t'ai and Hua-yen traditions.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pure land thought of Chi-tsang (549-623), a leading San-lun figure. The essay comprises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deals with Chi-tsang's classifications of pure lands into different types, and analyses Chi-tsang's views on a number of doctrinal issues connected with the idea of pure land.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Chi-tsang's opinions on several central questions about the Buddha Amitābha and his pure land, and compares them with those held by his contemporaries and by the Pure Land School.

Key words: Buddha-land Amitābha/Amitāyus Buddha
World of Supreme Bliss Land of the Dharma-body
Land of the Enjoyment-body
Land of the Transformation-body
Buddha-meditation rebirth in the pure land